

# 蛮女催妆嫁玉郎

原著：唐涤生

整理：管弦

顺德市粤剧团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

# 郎玉嫁妆催女蛮

原 著 唐 生  
管 弦 漆 唐

琵琶

顺德市粤剧团排练演出本  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

# 人 物 表

蛮屏君  
綾显人  
娥夫女

小凤太夫  
宫轿

褚桂董云桂郝四四妇

廉明陵冰蝶沾娘军伯

玉道绍蛮乳御

萧褚桂董云桂萧四老

## 第 一 场

[大君府花园景。一弯新月挂空。衣什边有琼楼绣阁，石台凳、石山、树花、正后面有红栏，栏后有莲塘。

[音乐幕启。云绫督促四宫娥扫园。

云 绫：（白榄）此处大君府，美比上林苑。小蛮如今初长成，皮气丑恶到极点。太君待她如掌珠，纵成她眼底无人多气焰。当日桂藩王既大仔名绍陵，位封亲王受宠眷。对待小蛮实多情，成日对住都唔厌。（双）你们打扫好没有？

众宫娥：打扫干净。

云 绫：有请小姐。

褚小蛮：（内唱“仙女牧羊”引子）十九芳龄人赞美。

[“椰子慢放”序，褚小蛮上，众迎。

褚小蛮：（慢板）小凤刁蛮，长嗟玉楼寂寞，夜夜不是银灯独对，便是拥抱花眠。芍药花间，好一片撩人景况，一点聪明，化作几重幽怨。

云 绫：（口鼓）小姐，我今天真够运，由朝到晚你都未曾闹过人，这种情形真系好少见。

褚小蛮：（口鼓）吓，云绫你真贱格叻，一日唔闹就甘得戚，总之要俾人闹才觉得自然。（白）快些帮我整吓髻啦！

[云绫整髻“论尽”介。

褚小蛮：衰野，我叫你整吓只髻嗜，而今叫你拆巨落黎咩！你地一个

二个快些与我扯！扯！扯！（滚滚滚）

[小蛮发狠地跺脚、以扇掷绫，不慎把扇掷入莲塘。绫等急卸下。

[音乐。小蛮解下披褙放石台上，执树枝到塘边打捞扇子，捞不到。

萧玉廉：（倦寻芳）不敢带携书剑，风度仍然立现，暂作南天紫燕。玉箫斜挂好比李龟年。这一次金陵来，要一洗恨怨，亲严被害殊惨焉！佯作羈，寻仇掩真面目，十九年未算，血海恨伺机填。人前佯狂要敛。徘徊月下，有位艳女婵娟。她探手入银塘，到底有何所捡？

褚小蛮：死叻，越飘越远，飘去塘个边！（丢树枝，气坐于石凳上）

萧玉廉：待我看过。（“先锋钹”至塘边看介）哦，原来是一把冷金纨扇，待我拾来！（拾扇介。口鼓）虽然被水浸过，仍带有粉腻脂香，（以鼻一索）啊，够香艳！

褚小蛮：（见有人拾了己扇在索，离火介口鼓）喂，扇是我的，为何索索喷，因住我连你鼻哥都打穿！（夺回扇介）

萧玉廉：（“重一槌”、“掷槌”关目介，口鼓）这位小姐贵姓芳名，妇人我见得多了，从未见过像你这般美艳。

褚小蛮：（一见倾心，改颜相向，口鼓）吓，你问你呀，我姓褚名小蛮。你份人都几坦白，一见我便赞我靓，我都应该以诚相见。我也见过不少男子，全不及你潇洒自然。看来你非常喜欢我这把齐纨扇。奴就以扇来相赠，望君你莫嫌。（送扇介）

萧玉廉：（接扇。唱“长句二簧”）几曾一见便魂颠，意不在冷金纨扇，你好比瑶池仙女，化作一朵淡素红莲，扇上桃花，未及你的花容艳，我岂是神瑛重托世，今夕银塘遇绛仙，倘若冷风不嫌，这只飘零燕，不醉死牡丹花下，亦愿长伏裙前。（句）好比燕雀得香巢，更无心飞扬去远。

褚小蛮：（寄生草）他风度翩翩教我把刁蛮尽敛，畏羞唯弄带，低首更无言。嗟玉壶破，意惹情牵，底事另一般滋味涌心田，你既是飘零燕，可否肯小驻，诚为我留芳苑？若得君你垂眷，免小蛮夜夜恨卷帘！（情脉脉地）啊，是了，还请教你尊姓大名？

萧玉廉：不敢不敢，小生萧玉廉。（口鼓）先父十九年前故世，小姐虽然爱我，可我浪迹萍踪，寒酸到极点。

褚小蛮：（口鼓）车！你以为我又好家势咩，只有同是天涯沦落，正合相爱相怜。

萧玉廉：（口鼓）说笑吧，看你身住太君府，如彩凤一般，我新近从北方到来，衣服都不多一件。

[风声介。

褚小蛮：（口鼓）是了，这儿晚风都几大架，我有件披褙，待奴为你披上，虽薄蝉翼，却也温暖如棉。（取褙披廉介）（反线中板）你莫掩面低惭，我这玉褙彩凤，原是身世堪怜。寂寞守兰闺，虚度芳华，谁个向我嘘寒问暖。虽则有老年人，爱我似明珠掌上，依然是梦不香甜。我与你一见便倾心，万语千言，都付与灵犀一点。倘若篱下倚人，处处炎凉世态，怎能保得半

世安然。滚花我与你若有前缘，又何必低徊自怨。

萧玉廉：采花词小姐送我冷金扇，情比金坚，恨身无长物相献，作永志留念。解箫介随身只带得玉箫一管，相交换作定情物件。

褚小蛮：前曲谢郎情深深爱恋，我从来异性不会驯服，今对萧君首次这样缠绵。

[小蛮接箫介。

[褚道明卸上，见二人缠绵，惊叫介。

褚道明：哗！乜甘……

[“先锋钹”两人即分开介。

褚道明：木鱼你们大可以随随便便，小蛮你不用羞甩辮。我不是有心把鸳鸯惊散，不过认真佩服这位小青年，小蛮这份人，刁蛮兼气焰，眼睛生在额头顶，骂男子不值半个铜仙。这位后生哥，有何能耐把你搞掂？企埋一拍真少见。

二簧欢喜到我直流眼泪，可惜未带口水肩。你们只管倾谈，我自会避开一便。（一旁）随便啦，随便啦！

萧玉廉：口鼓小蛮，这位老人家真似媒人公，说起话来真老练。

褚小蛮：口鼓玉廉，你得罪雷老都唔好得罪巨，你要谨慎发言。

萧玉廉：他到底是谁？

褚小蛮：他是我爹，

萧玉廉：吓，他是你爹？口鼓荷，爹对女儿这样说话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

褚道明：口鼓好奇咩？我做老豆就不同第二个，只求女儿欢喜，我

就心甜。

[“叻叻鼓”二官娥伴凤屏叫“小蛮”上，见玉廉，“掷槌”关目忘形介。

褚小蛮：郡主，找我何事？

桂凤屏：(失魂地)呃……

褚道明：哗，对眼想抢野咩！(齐槌)

桂凤屏：(回过神来，口鼓)啊，系，小蛮姐，家兄叫我请你过府倾谈，都会给几分薄面。(眼仍望玉廉)

褚小蛮：本来我就想唔去叻，唔去又话唔俾面你，甘啦……(口鼓)车！郡主，我一自同你讲话，你对眼一自望去个边？

萧玉廉：(口鼓)小蛮，你去吧。我在此坐候你归来，誓不去远。

褚道明：(口鼓)去啦女，早去早着，再唔走，好容易俾人睇蚀埋添。  
(拉小蛮欲下)

桂凤屏：(乘其转身向廉衿衽，唱“长句滚花”)

关半含情，舒笑脸，对人一笑梨涡现，貌比桃花更娇妍，若问金陵谁美艳，除却我凤屏郡主，试问谁比我更堪怜。(句)不敢把艳色埋藏，才有偷偷与君一见。(媚笑)

[玉廉强陪笑介。

褚道明：(回身)哗哗！阿女，你话点睇得过眼呢！

褚小蛮：郡主呀！(“先锋钹”执屏手)(滚花)我与你相交以礼，你漫不应在此私自留连。并不是有醋雨酸风，但你不能心存不善。

褚道明：(前腔)郡主是否想离山调虎，一个屈尾十就马上向痴缠。看



不出你婀娜温柔，扒大路快如闪电。

桂凤屏：你……(含羞顿足下，二宫娥随下)

褚小蛮：玉廉，记得等我呀！(与道明下)

[音乐，玉廉坐下抖息。

[风声效果，二宫娥伴董太君上。

董太君：翻风了，为何成晚不见小蛮呢？哦，原来她坐在这里，待我与她玩耍至得。(示意宫娥禁声，轻手轻脚靠近廉，一把抱住)重唔捉到你！(乐收)

萧玉廉：(扎醒，误会)弊！唔通有人知我来报仇？

[廉扔太君跌地，宫娥上前一扶一欲解说，被廉夺杖打太君介。

[道明上，见状大惊即制止介。

褚道明：住手，玉廉，再打巨你就无命啦！

董太君：滚花谁个将老身棒打，速将我令去通传。布下地网天罗，插翅难飞远！快拿刺客！

二宫娥：快拿刺客！

褚道明：(推廉走)你还不走！

[桂沾持弓箭上，见廉逃，急发箭射中其左肩，廉带箭跳入银塘介。

桂沾：(口鼓)褚尚书，快将刺客捞上来，看看他是否气断？

褚道明：(口鼓)我不识水性身又重，跳落银塘就会命归天。

董太君：(口鼓)他身带箭伤跳落水，死路自寻无可怨。

桂沾：(口鼓)天时不早，我扶太君回府早安眠。

[桂沾扶及君下，二宫娥随下。

[“云云”锣鼓，道明关目救廉介。

褚道明：阿廉，你唔死得架，到底伤成点？

萧玉廉：一点小伤者，转眼便可复原。

褚道明：而今你不能走，我怕人跟查血迹唔得掂。那边有间宫娥房，夜晚无人训，你可暂藏匿，待我找些膏丹丸散为你止血先。

萧玉廉：多谢老伯隆请。

[道明指点玉廉下。正欲回身找药，郝夫人带蛮冰上介。

郝夫人：(口鼓)明叔，蛮冰已经十九岁叻，如果你唔俾多些钱过我，哼哼，恐怕你有些不便。

褚道明：(口鼓)哗，等于勒索者，年年诈我一大笔，趁我心如麻乱，又来索取金钱。

郝夫人：(口鼓)唔俾亦无所谓，不过当年你太疏忽，连封血书在蛮冰身上都俾埋我，哼，如果交与老太君，你话点算？

褚道明：(口鼓)衰婆！你个鬼样，太君肯见你，你地快扯，(滚)敢说半个不字，我赶到你地甩髻甩辮！

[道明追赶二人下介。

[二更鼓响。小蛮上。

褚小蛮：玉廉，玉廉！那里去了？誓愿坐候我归来，如今人影都不见！他他他……(滚花)不该把我芳心骗取，到此宁不掩面悲酸！  
(顿足)

[灯暗。幕闭。

## 第 二 场

[宫女房景。有台椅、残烛、屏风挂数件宫女服。

[“北上小楼”引子幕启。玉廉微伤坐幕介。

萧玉廉：（北上小楼）惨矣遭暗箭，误玉廉爽约赴蓝桥。

[“快花”锣鼓，道明拈膏丹丸散上，推门入介。

褚道明：玉廉！（滚花）看你箭伤不轻，无人照料，找来膏药丸散，把伤势治疗。快快敷药莫拖延，先行止血为紧要。

萧玉廉：（口鼓）老伯！我看膏丹不用敷，因为血已止了。玉廉此刻，心系那位女娇娆。

褚道明：（口鼓）阿廉你确天真，痛都未痛完，就心系情人，俾你激到我不知好𨵮定好笑。

萧玉廉：（口鼓）我对令千金情如火热，因为难得她约会，盛意相邀。

褚道明：（口鼓）小蛮住太君府中，若被太君知情你就不得了。

萧玉廉：老伯呀！（滚花）何堪寒盟背约，令我无限心焦。怎得此身化蝶入宫墙，飞绕裙前把相思表。

褚道明：（前腔）玉廉你这种思想，实在太过无聊。（音乐行弦，若若思计，至屏风边见宫娥衣服，续唱前腔）不若你男扮女装（半句）

萧玉廉：唔得既，唔得既！（接唱）我扮娇娆，恐难毕肖。

褚道明：（前腔）我为你六壬扭尽，你无谓向我诈娇。你扮不扮都没问题，其他办法全无谱照。

萧玉廉：（犹豫地口鼓）好啦，我唯有依计而行，但急切之间无女子服装，老伯能否再关照？

褚道明：(口鼓)既要为人当然要为到底啦，拿，屏风上挂到琳琅满目，你中意边件着边件，快快化装去会娇娆。(将屏风上的宫娥服一统塞给廉并推他下)

[太君、小蛮及四宫娥同上。]

董太君：(滚花)我为你选得英雄佳婿，了却你心事如潮。

褚小蛮：(前腔)只怪爹成日沉醉杯中，不把女儿照料。太君，此事你与我爹讲吧。

褚道明：(闻言出门)参见太君。

董太君：(口鼓)岩叻，褚尚书，开讲话“女大不中留”，这婚嫁责任问题，你可知晓？

褚道明：(口鼓)我晓晓晓，小蛮经已有意中情侣，只要她开声说要嫁，我便任他们共渡鹊桥。

褚小蛮：(秃唱“中板”)提我个意中人，巨分明系竹织鸭，令我怒火中烧。可恨巨无心肝，见面鬼甘热情，可说话讲完就算了。真系激死我，巨全无信义，令我满腹思潮。黠到我火烧心，我并非定要嫁巨个衰人，我都唔慌无人要。若果我想结婚，大可以逢人便嫁，使乜系要指定嫁巨甘无聊。(滚花)巨既可毁约寒盟，我亦可一了百了。

褚道明：(口鼓)乜你甘冲动架女，唉，你都系生骨大头菜种坏咯，你甘样讲法真系太过糊涂可笑。

董太君：(口鼓)讲开又讲加，如今桂亲王向小蛮求婚，他少年英伟，你能否答应让他俩共渡鹊桥？

褚小蛮：(负气，口鼓)爹，我唔理甘多，唔管巨贵亲王又好平亲王又好，总之系人都嫁，(槌)免至被人睇小话我无人要。

褚道明：(口鼓)乜你个心好似风车甘架女，你做人分分钟都唔同宗旨，甘点算呢，好心你米甘善变啦，米一时贪口爽便嘴刁刁。

褚小蛮：桂亲王向我求婚番，甘唔系嫁巨罗。

董太君：(白榄)小蛮一口应承，知祈米中途又变调。等我回复桂亲王，话你愿同巨做对比翼鸟。你系尚书既千金，嫁巨唔慌辱没了。你千祈米反悔呢段婚姻，唔系开玩笑。

褚小蛮：(蒸生瓜地)当然啦，讲过唔系算罗，我地扯吧啦太君。(欲与太君下)

褚道明：(急)米行住咋女！(“四不正”音乐楔锣鼓，指房内你的意中人正在改装与你相见之意)

褚小蛮：(莫明其妙)车，你发癲咩？好似上身甘指手笃脚，唔知你做乜鬼。我地扯罢啦太君。(与太君下，宫娥随下)

褚道明：(急追前)女！乖女！乖——唉！

(望着小蛮远去背影，唱“滚花”)呢个刁蛮女四时花六时变，我赶快通知玉廉早会阿娇。(急入门，下介)

[幕急闭。]

### 第 三 场

[华丽房景。什边窗下置台椅，台上有银灯及围期；衣边台后是大帐，台前置梳妆台凳，台上有镜、脂粉等妆奁。

[音乐“荫华山”幕启。乐衬云绫、云蝶企幕抹镜、打理脂粉介。

云 绫：(浪里白)云蝶呀，快把铜镜抹干净，若不然，小姐出来又再捱打骂。

云 蝶：(内喝)阿绫、阿蝶，预备好未呀？

云 绫：得叻。云蝶呀，我一听见巨把声就魂飞魄散，巨个种蛮法，真系蛮到唔晓话。

云 蝶：系哩，我服侍第二个就好有主意，唔知点解一服侍到巨，就无晒揸拿！

云 绫：啊。巨黎啦！(二人侍立一房)

[小蛮上介。

褚小蛮：(泣残红)夜幕降枝梢挂新月牙，清辉朗满窗纱。鸚鵡羞人待嫁说人话，粉面不禁泛红霞。玉女心中温热情如初夏，自与萧君邂逅，一刻也难忘他，朝思暮想心猿意马，脑海萦徊常念挂。最怕三春老，累奴引颈待，待秋天扫落花，一切皆梦也！(沉吟地)成日话唔嫁唔嫁，唔通真系要等玉廉？待吓都无伤肝，在唔知等到几时呢！难道要我一枝花等到变左烂茶渣？！米拘。总之有人要就嫁，系又嫁唔系又嫁，横掂都系

嫁一次既叻，唔通留番黎楔灶罅咩！（槌）

云 绫：小姐，预备好晒叻，梳妆啦。

褚小蛮：（突发郎礼）梳梳梳，梳你个死人头，担张凳黎俾我坐得好好地至梳啦。

〔云绫、云蝶忙端凳台口摆正介。〕

褚小蛮：（坐下）重唔罗镜黎，作死呀！

〔云绫取镜，手震震递上介。〕

褚小蛮：（喝）车！做乜野者你，映吓映吓，叫人点照祸，而今你冷咩！

（一拳挥去欲打介，云绫惊避失手跌破铜镜）唉也，失魂得你呀！（捡起破镜）面镜烂晒添！（“慢卓竹”关目摇头）

（滚花）未嫁已无端镜破，更何必在此粉饰铅华。叫云绫为我传语太君，说我一于唔嫁。

云 绫：唉也，甘点得呀，你今早又话嫁，今晚又话唔嫁，你万不能将婚姻当玩耍。

褚小蛮：死妹钉，面镜系你打烂番，我唔喜欢你两个野系处，温过个人黎服待我，如果唔系，我就兜口兜面搵你地几把！

〔“先锋钹”云绫云蝶抱头鼠窜下，小蛮将脂粉、破镜掷后气坐介。〕

〔音乐奏“四不正”楔锣鼓，道明带玉廉（反串侍婢）一路教身形上介。〕

萧玉廉：（抖大气，唱“滚花”）熊腰难系红绫带，惨过未为和尚着袈裟。虎步作蛇形，宁勿令人可怕。

褚道明：阿廉，老实讲呀，一来避免老太伤害你，二来想逗个女欢喜，至有甘做既者，我爱小蛮可谓无微不至既叻。拿，如果房间无人系处，你就搞乜鬼都得，如果遇岩老太君，你千祈米露出庐山真面目。记得啦！（卸下介）

褚小蛮：（喝）喂！到底有乜人黎服待我架？你地成班都死晒呀？

萧玉廉：（大声子喉）黎啦！

（台口平喉唱“滚花”）今时扮作飘零燕，轻盈飞入帝王家。又怕她对情爱冷暖无常，且在裙边一试她心里话。

（子喉）黎啦小姐！（入门姿整介）有乜吩咐我做呀小姐？

褚小蛮：（望也不望发郎礼）重驶问，你盲架？

萧玉廉：（赫至一跳，故意笑）唉也，做乜你甘恶既小姐？

褚小蛮：重话我恶，你晓唔晓得执拾既者？（二簧）你见否脂零粉跌，好一比满地残花。

〔玉廉连随俯身执拾介。〕

褚小蛮：（前腔）见否我鬓发蓬松，还不把香油一洒。

〔玉廉找香油介。〕

褚小蛮：（前腔）见否我朱唇苦燥，还不识递上香茶。

〔玉廉急递茶介。〕

褚小蛮：（前腔）见否我小小红菱，已被尘污不雅。

〔玉廉连随跪地抹鞋介。〕

褚小蛮：（减字芙蓉）见否芙蓉仍带泪，好似碧玉微瑕。

〔玉廉连随拈巾为其抹面介。〕



褚小蛮：(前腔)见否我不整衣襟，媚态自难入画。

[玉廉为整衣襟介。

褚小蛮：(前腔)又见否窥帘冷月，还不替我轻放窗纱。

[玉廉急速落纱走回候命介。

褚小蛮：(前腔)惊见你汗透轻罗，(滚花)唉也你不防抖吓。

萧玉廉：(辛苦抖大气，台口平喉唱“滚花”)

到今日方知丫环难做，使我半爱她时半恨她。宁不怯雌威，她好比先施下马。唉，认真难捱咯！

褚小蛮：你系处吟沉做乜野呀？

萧玉廉：(子喉)唉也无，我话难捱甘话者。

(“一槌”，小蛮震怒介)不过，有得捱都好过无得捱呀，小姐欢喜至叫我做者，若然唔欢喜我既，就算我呢个丫环生多八只手都唔岩驶啦小姐夜！

褚小蛮：(喜介)啊，你都几精乖灵利番，想落系阴功的，一入黎就做到裙拉裤甩。咦，点解我未见过你既，好心你行埋黎啦。

(为其拭汗)吓，你又几好脾气、几好涵养番，你叫乜名呀？

萧玉廉：(子喉)千金小姐当丫环卖呗，无乜法子唔好涵养者，旧时我未卖入黎做妹仔既时候，我唔系几好脾气既咋，成日打人既。你问我叫乜名呀，我叫做爱蛮。

褚小蛮：爱蛮？(一想，一掌推开廉)你作死呀死妹钉，边个俾胆你叫做爱蛮呀？我叫小蛮，你叫爱蛮，即是爱我罗番，你乜野新尸萝卜皮有资格爱我，抑或贪你个身一阵盐油味呀？改过个